



殿閣詞林記卷之七

國初宮詹等附

掌詹事府事韓國公李善長

李善長鳳陽定遠人素負大志至正辛卯盜起汝穎
壬辰江淮大亂我

高皇帝自濠如定遠善長遇焉相得其甚懽俾掌書記
叅謀軍事甲午克滁州時滁陽王郭子興自泗還欲
留善長善長不從乙未正月取和陽

上出擊鷄籠山寨值有兵寇和陽善長擊走之既而
上渡江俞通海以舟師來歸

上喜謂善長曰吾事濟矣遂以六月朔渡江次牛渚
拔采石克太平善長預書禁約榜文凡遇入城懸之
以故軍士秋毫無犯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以善
長為都士丙申三月克建康籍軍民凡五十萬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弗戢悉數其過欲置之法
善長讓救獲免七月善長率群臣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為參議丁酉
取毗陵寧國皆克之戊戌

上親征婺州善長留守建康招降陳氏守將丙午四
月

上往濠梁八月遣兵討張士誠善長悉為經畫吳元
年六月善長率群臣勸

上即帝位畧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刻
削群雄遠近歸心宜早正位號以順天命

上辭至再九月倂張士誠

上御戟門論平吳功封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是月
遣將取中原及福建廣西諸路十二月甲辰善長總
裁律令書成賜賚有差癸丑復率群臣勸進畧曰開
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
位蓋以道化民者皇以德教民者帝惟首出乎庶物

用光建于鴻名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
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殺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以西上孺子
秉爾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偽主束身而就縛天下
歸服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湯之鞏固既膺
在躬之曆數必當表正于宸居
上復辭之乃以甲子告于

昊天皇帝祇以明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即位國號大
明改元洪武時御史中丞趙基學士陶安上言中書
省及都督府倣元舊制設中書令議
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苟不善是從而欲
望治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
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
是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
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
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
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
之本崇德上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

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至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宗翼兼副詹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同知詹事趙榮王溥同知副詹事楊憲傅瓛兼攝府丞康茂才兼左率府張興祖兼右率府顧時同知左率府孫興祖同知右率府吳禎兼左率府副使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鄧愈湯和兼諭德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文原吉范顯祖兼太子賓客

上諭善長等曰朕今于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

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寮道寸之嫌隙由是而正朕所以特置賓客等官以輔成太子之德惟選名儒為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軍旅多忽而不講一有緩急罔知攸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二月善長率群臣上郊社宗廟議三月取汴梁四月取河南府五月上幸汴梁善長留守京師軍國重事啓聞皇太子八月車駕還善長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官制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有定品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及三師朝

東宮儀二年正月定太歲風雲雷雨嶽瀆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丙寅修元史命善長為監修乙亥奉詔立

皇陵碑四月編

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八月定大祀受誓戒十二月議賞平中原及守禦諸將功次三年正月議出師征沙漠三月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散官四月定官民書札式五月承制存恤陣亡子孫六月奏禁

淫祀及左道惑民者定文官朝服之制十二月壬辰大將徐達等平沙漠師還善長率群臣上表賀丙申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朕自起兵以來爾等披堅執銳戰勝攻取功曷可忘今天下既定報以爵賞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已列公爵今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公叅軍國重事仍賜誥命鐵券是冬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善長等兼

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宮寮有不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庶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允無相構之患也一日

上因齋戒語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善長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四年正月乞致仕許之十三年正月胡惟庸伏誅辭連善長

上曰朕初起兵善長即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爵以上公子尚公主此吾股肱心腹不忍罪也五月復以善長代安然理御史臺事十六年雲南平善長上表賀二十三年榜列逆黨勳臣凡五十七人會星變有以善長為黨者

上疑之五月乙卯善長卒廖道南曰太子天下本也古之教太子者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

有保以保其身體是故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
習之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是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我

聖祖神謨睿見高出千古開國之初即以李善長等
兼其官以劉基宋濂等司其教而又申之以

聖訓是故三代之遺法猶存也錄善長者昭元功也
原東宮輔導之始也畧諸臣而不錄者非專官也贊
曰於皇國本宗社之紀必善其終必正其治我聞三
代文王世子居處有箴萬事就理

聖謨弘遠元臣是委嘉言孔章淵哉厥旨

詹事兼兵部尚書唐鐸

唐鐸鳳陽人初守濠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管勾出知延平
府洪武三年召為殿中侍御史四年正月己亥御史
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謂鐸等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
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昔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
無間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用得其人自無壅蔽之
患鐸對曰臣聞元朝遣使宣撫初出之時四方驚動

及其至也畧無能為民為之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
苦來若迅雷去若敗鼓至今益甚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
安百姓與太平也未幾復出知紹興府陟刑部尚書
改太常卿守制家居賜食半俸服闋轉兵部尚書遷
諫議大夫十七年四月己丑

上謂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正正
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諂諂言近于忠謏言近于愛惟
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謏言則
智益明而佞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為然惟

不為所眩惑則纔佞自遠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
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
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謏者決不可容也尋以事
左遷監察御史陟右副都御史復為兵部尚書致仕
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
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傳禮甚尊嚴後世
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傳而李綱之徒直言正議頗有
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

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亦嘗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逾年加少保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上謂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所警毋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惓惓如此臣雖老悖敢不奉命

鐸為人重厚慎密

上每以故舊遇之嘗稱之曰鐸自昔至今其與人交不知變色交絕不出惡聲其見恩遇如此卒年六十九庾道南曰我

聖祖開國之初雖以李善長等兼東宮輔導然而未設專官也至是唐鐸為詹事且稱其謹厚有德量於乎有德足以受天下之善有量足以容天下之才受天下之善而天下之善歸焉容天下之才而天下之才趨焉於乎休哉

聖謨亦弘遠矣贊曰少海波澄前星光燭惟彼重離

國本所屬守曰監國出曰撫軍惟蚤諭教克長克君
彼鐸老成天壽平格苟非其人其胡能國

御史中丞兼太子賓客章溢

章溢字三益浙江龍泉人幼從鄉先生王叔剛游留
心正學元憲使禿堅不花與語大悅之要與俱之秦
溢至虎休心動辭歸而父病已革人以為孝感至正
壬辰寇犯龍泉溢從子存仁為寇所獲溢以身代克
石扶宜孫平慶元及松溪溢有力焉乃奏上其功授
龍泉簿溢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攻台城他寇攻龍泉
溢計平之值龍田歲歉乃以私田易粟里人多蒙其

潛處州七邑盜起溢檄于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
一戰而降改授松陽縣尹又辭不受既而平鄭寇于
麗水退長鎗軍于婺州授奉訓大夫僉帥府事又辭
不受乃結廬匡山避地之闕中歲庚子

高皇帝遣使徵之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偕至建業
上勞之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爾然四海紛紛何時
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亡何擢僉管田司事巡視江南
及兩淮多所匡治

上一日問溢安否都事張來頌曰溢夙夜在公勤勞
憂鬱成疾遂命溢歸省留其子存厚于京師乃遷溢
浙東僉事主師平楚乃又遷溢湖廣僉事溢至視荆
襄多曠地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為便行省
鎮撫回回怙惡溢以法罪之時河內按察使宋思顏
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俱彼逮繫

上命溢為浙江副使溢辭曰臣同列獲罪而獨蒙寬
宥若加之擢過亦大矣乃仍僉浙東事值山寨多叛
開越寇合攻慶元溢召兵設策恃以無恐浙西諸郡
悉平

上加獎甚至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其功不
在諸將下洪武元年正月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
善大夫溢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益曰
憲臣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
避而難犯豈有恃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欲斬諸儒議禮不
合者溢曰

陛下一誠心自足以通感神明若以風雨罪之人其
謂何溢後以毋惠久辭歸召至成墻二年卒年五十六
廖道南曰贊善大夫之職兼之者始劉伯溫既則章

三益唐鐸也特著三人者彰名臣也溢之經濟贊亮
載在名臣錄及功臣錄者不為少矣畧之者存其槩
也贊曰狄居中原民率為屬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
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辭勞動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
諤諤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殿閣詞林記卷之七

殿閣詞林記卷之八
國初史館附

修撰陟禮部尚書朱夢炎

朱夢炎字仲雅江西進賢人元進士金谿縣丞歲丙
午以故官入朝授國子博士吳元年遷修撰夢炎博
學能文凡稽古禮文志多預議未幾補浙江按察司
經歷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外郎召入為禮部員
外郎尋陟侍郎本部尚書

修撰兼大本堂待制王僎

王僎字 河南祥符人元末為國子助教洪武初

徵為修撰四年開科取士撰與典試又命於大本堂授吳王經遷待制後以子弘為龍江通運官忤丞相胡惟庸寘之于理惟庸敗僕來京授徒上忽問僕安在左右告以其故召見慰勞甚至賜以綺帛仍給舟還于家

修撰孔克表

孔克表字正夫浙江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至正戊子進士洪武六年正月徵為修撰克表長身美髯學篤而不窳尤精於諸史所著有通鑑綱目附釋宋濂稱其書世不可無視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者不

佯故一時士林稱為巨擘云

修撰劉忝

劉忝字山東淄川人洪武間為修撰

上親勅曰朕聞孔子之諭孝也遊必有方斯可為孝矣朕昨與卿遊東苑詢及卿家事卿對以宗族甚蕃遭兵漸減獨老母在別無侍養卿云至此朕心惕然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朕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今於朕有戚戚焉若欲迎親就養或棄職往侍朕勿拘焉

修撰趙新

趙新字彥銘浙江樂清人洪武初任本庠訓導出知
開封府入為國子助教陝山西右布政使復改修撰
上賜勅口士之所以能立以保其終者有三品焉上
才之士志高量大其所為無所不可中才之士謹守
成法不失其忠然不至於為惡此皆足以保其身者
也惟卿質真無偽涉獵書史始為國子助教能舉其
職及遷山西布政使雖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
卿本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宜任以政務授翰林院
修撰既而見卿年老多疾特令致仕卿其保厥終始
以副朕懷所著有四書說約行素稿

修撰李叔允

李叔允字

河南鈞州人洪武三年任國子博士

洪武六年纂修昭鑒錄同事者則秦王傅文原吉助
教朱復錄事蔣子杰呂宗盛杜環張雲翀吳從善王
鏞宋善也書成叔允擢修撰及修洪武正韻亦與有
力焉廖道南曰國初設國史修撰諸職蓋以擬宋制
云而朱善為大學士朱夢炎為太宗伯此其最顯者
也觀孔克表所著潞州學記所養正矣而王僕之直
劉泰之孝趙新李叔允之博雅皆有可取焉又有迂
原霖者未知其為迂雨否也吾於吊唐肅文見之矣

替白仲雅不群博而能精王僕克直而忱而恂克表
聖喬存性之貞劉泰孝養情感丹宸彥銘叔允華國
之文懋績編摩不貳其心

修撰卷祿與權

卷祿與權其先胡人後居河南永寧仕元為河南北
道僉事以故官入朝洪武六年為秦府紀善改監察
御史上疏言堯舜禹湯文武相承為道統孔子顏魯
思孟相傳為道學宜崇祀典七年八月復上疏言王
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廟故
曰禘祭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甚為匪彛也

上皆納之先是出為廣西僉事未之任復召回至八
年三月擢為修撰修典籍轉應奉致仕自稱洛上翁
上親為說辯之文多不載又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者
亦西域人也能通華夷譯語善測天文

上命為編修特勅勞之庾道南曰天地無棄物王者
重絕人信斯語也古之刑者守門瞽者司樂宮者守
宮各全其生也而寄象鞮譯無弗設焉與權哈麻不
猶是乎特著哈麻于編修者附卷祿也外之也替白
聖人用人造化成物小大各備罔不充足元之孽臣
號曰卷祿亦有哈麻為我供役外夷內華日際月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起居注熊鼎

熊鼎字伯頴江西臨川人元至正七年鄉舉為龍溪書院山長遇兵亂陳友諒屢強之仕不就王師駐鄱陽大將軍鄧愈聞其名請與相見鼎毋黎氏乃言曰聞江表有真主兒可速往矣

上至南康召至軍門與語大悅欲授以事鼎以母老辭乃留置幕府叅贊軍事丙午徵至京師授德清縣丞吳元年為中書博士改太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成遷起居注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命選樂舞生召學士朱升范常閱試

上親擊石磬學士不能辨以宮為徵

上詰之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石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必以人聲為主人聲既和即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舞歌一曲

上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入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時耿忠奏廣信郡縣

茶稅不實

上命御史往廉其事鼎諫曰朝廷新布大信于四方奈何肆赦之後復徵細務是壞國威也又欲徵浙西糧輸京師鼎復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農作方興而遽困之民害深矣

上雅重其言凡創制更革之典鼎預聞洪武元年六月以鼎為浙江僉事尋調山東二年陟副使三年封建諸王以鼎為晉王傳會有事

方丘鼎當導駕既齊宿習射苑中

上命近臣俱射鼎一發中鵠

喜酌湏飲以賜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民恐恐

上以鼎不能弭寇左遷大同知事五年復授晉府叅軍七月召為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朵兒只把率部落內附

上以鼎老成歷事岐寧衛經歷賜金帛以行鼎至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以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召之還行次西涼打班驛只把叛酋么哥擁鼎還鼎切責以大義遂及趙成與知事杜實俱被害鼎時年五十五

上聞悼惜遣使葬之黃羊川仍以祿給其家廖道南曰予讀宋學士撰鼎父萬初及其母黎氏銘心切賢之及觀國史述鼎死難悽惻牢落又不知涕之無從也然而論樂之和本於君心於乎鼎之學亦正矣宋濂銘畧曰啓國之初俊才如雲其心之真允惟熊君帝謂相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既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毳衣惟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

編修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其先蜀人文定公裔子遲守婺遂居

金華伯衡幼敏絕倫肆力古人洪武初徵為國子學錄擢編修與劉基宋濂魏觀胡翰相友善基曰平仲著作語粹而氣達不凡而意不詭蓋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濂曰平仲辭精博而不麗澀敷腴而不以苛縟其視魯弓郢鼎均也翰曰平仲托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其出蓋無窮也伯衡在史館多所著述及纂修元史成宋濂舉以自代伯衡以曠辭歸

上賜之綺帛給道里費周之復起為處州府學教授遂居平陽有文集十五卷

編修王廉

王廉字熙陽浙江青田人洪武初為編修二年正月安南國王陳日烿令陪臣同時敏上表稱臣

上嘉其意遣侍講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諭仍錫以爾書金印未及境而日烿卒以寧乃留詔即次于泃江先遣牛諒之其國嗣君日煚復令陪臣杜舜卿來告哀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親製奠章命濂充祭吊使同考功主事林唐臣往既至其境日煚出迎于郊議授受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于綵

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烿靈位于殿前使者商向宣之日煚率群臣再拜挽伏以聽成禮而還既歸述所撰歌詩曰南征錄宋濂序之稱其措辭和而不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矣使旋擢工部員外郎不拜改澠池丞所著有迂論數十冊

編修張美和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臨江人十三能詩詞元至正間隱居教授洪武初辟為清江教諭轉國子助教擢編修美和善著書奏對稱旨後以疾致仕上親賜勅曰古之至賢之士修己行仁以為時君之

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
雖不顯於當時而光于後世爾美和篤信至善不易
其守待朕左右日與同遊詢問典禮以沃朕心柰何
年高不能自強不忍任以周旋從卿歸老於戲千載
一遇古今通言卿善始終不亦美乎廖道口予觀南
征錄慨然興嘆嘉熙陽之不辱也及讀理學類編乃
見其義精而語確美和所得者深矣贊曰炎荒繇藐
桂海梧山厥土霍瘴厥途間關允矣熙陽事不避難
大江渺茫匡廬彭蠡其道云遠其室伊邇誠哉美和
著書達理

編修高啓

高啓字季迪蘇州長洲人少孤力學工於詩詞時張
士誠據蘇有參政饒介者喜延士啓方弱冠介見大
奇之待以上賓啓不之荅乃隱于松江之青丘洪武
三年初修元史徵啓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喜陶凱
陳基魯魯頰增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琦
傅著謝徽之纂修之任書成擢啓編修命教勳臣子
弟徽字玄懿與啓同鄉啓嘗夢與徽承召問予告身
後

上御闕樓召啓與徽數對詳明雅稱簡注命啓為戶

郎侍郎徽為吏部郎中果如夢所感啓辭以少未更
事遂與徽俱歸賜金帛有差啓復居青丘先是蕭圻
魏觀署史局啓與交隸及觀守蘇聘啓至學宮延訪
郡中利病多所裨益觀罹于禍遂連坐啓君子悼之
啓身長八尺有文武才博群典為文汪洋浩瀚神噓
鬼吸靡有痕跡其為詩也波起雲湧颯號電製直超
脫元宋而上宗賦唐近代詩人未之能及惜其傳之
不多爾所傳有鳥藻在止鳴二集庾道南曰予觀蘇平
仲集善叙事理鬱而文質而不俚覈而不夸及觀高
季迪集天趣飄逸莫可羈的嚴滄浪所謂詩有別才
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其然豈其然乎替曰
金華之瓜平仲是傳瓊芝燦爛玉樹聯絲姑蘇之英
季迪為最震澤攸豬洞庭攸會平仲之文季迪之詩
劉宋而下彼如何其

編修朱濂

朱濂字伯清浙江義烏人洪武三年續修元史乃徵
濂與儒士趙堦朱右貝瓊王彛張孟兼高巽志李懋
李文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同俱充纂修書成擢編
修伴授楚王經濂自幼酷嗜考亭之學其見于辭章
資為講解悉祖述之既而引年歸浦陽察陰陽鬼神

之奧驗性命心情之蘊乃即朱子精語編為理學纂
言宋濂為之序稱其所見端確所得粹凝嘉惠後學
功亦至矣仕終楚府長史

編修傅藻

傅藻字伯長浙江義烏人洪武五年以儒學教諭徵
授編修尋改應奉為東宮文學十一年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乃曰諸國之事
雜見于二百四十二年間艱于考索乃命藻曹分類
聚先周以尊天王次魯以崇望國次齊晉以表主盟
次宋衛蔡陳以原列爵而楚而吳而越則列之于末

繕為三十卷進呈

上覽之喜賜名曰春秋本末是舉也校之者典籍劉
仲質助教儲惟德稽之者中書舍人朱孟辯宋璉桂
慎鑄印副使詹希元序之者宋濂也後藻出為武昌
知府有惠政終河南按察使

編修孫作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和常州江陰人自曾祖澂川四
傳至作家學克彰洪武六年丞相李善長等奏修日
曆乃徵作與儒士徐一夔黃景陳孟暘俱充纂修書
成擢作編修作自陳外補授太平府教授復召為助

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陟司業著書號東家子宋濂為作東家子傳今傳有滄螺集

編修張宣

張宣字藻仲其先清河人徙居常州之江陰父端為元江浙樞密院都事宣十歲善屬文讀書經目不忘洪武三年與高啓等被徵同修元史

上親書其名擢為編修宣為人爽閎潤密而文思浩雄宋濂為撰族譜所著有春秋傳義廖道南曰予始遊南廡乃見宋伯清所撰理學纂言于司成魯公鐸及傳伯長所撰春秋本末于司成江公儲而孫大雅

之滄螺張藻仲之傳義猶未之見也諸儒夙際

皇運弘闡賁文用心亦以勤矣贊曰義烏多賢乃有

伯清辭章爾雅王闕瑤京伯長超越萬人之傑沉潜

三傳乃著本末次和藻仲處于江陰擢穎揚芒輝赫

儒林

編修王璉

王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徙居山東之長山洪武五年以鄉舉發魁計階南宮六年正月甲寅

上召見便殿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是時舉人張唯王

輝李端張鳳任敬馬亮陳敏張紳等至

上嘉其才俊遂及璉等十七人俱充國史編修命入
文華堂讀中秘書賜以冠服車駕時臨幸策勵取其
文親評優劣日命光祿給膳羞酒漿每當食太子暨
諸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
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賜命宋濂為之師九年三月
復命璉等攝監察御史事巡行天下糾察官吏賢否
諮訪生民休戚璉如河南迨歸奏對雅稱

上意乃諭廷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者皆異日將相
才也宋濂為之字說畧曰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
四璉殷稱六瑚昔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

語稱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出逢
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照以融豸冠戡戡巡行
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厥用既周由體斯被生尚
最焉庶幾不器璉後為御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

編修張唯

張唯江西永豐人曲江張子壽之後也父光遠死於
賊宋濂為之誌銘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擢編
修入文華堂肄業唯有雋才同列遜之

編修張紳

張紳字鳳舉河南人入文華肄業擢編修後教授南

陽瀕行辭于宋濂曰紳以布衣感上恩遇喬嶽匪高
瀛海匪深典教一邦弗穢是懼濂作文送之且稱其
沉重有識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奧可進於道是必有
所試矣廖道南曰我

聖祖尊賢造士之典於是乎益徵矣投戈之暇即建
禮賢館履元之初即開文華堂鴻儒俊髦文物彬彬
於戲盛哉今攷之入文華者十七人而王璉張唯張
翀者賴有景濂為之述也他若馬亮任敬陳敏李端
王輝不少槩見可惜也哉贊曰虎觀天開石渠雲密
東璧焜煌西崑赫奕濟濟多士諠諠詞古人萬邦惟獻

百度惟貞皇建有極古訓是式五星聚奎以兆今日

編修朱右

朱右字伯賢浙江臨海人光庭先生九世孫嘗遊李
五峯陳兩峯之門洪武初預修元史大明日曆

皇明寶訓授翰林編修終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
稿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
紀要覽元史補遺凡若干卷

編修蔣敬

蔣敬字行簡其先汴人徙居金陵之錦繡里父成字
翁輔孝友之士也洪武初敬為編修同蔡玄受業于

宋濂濂既銘其父矣且稱敬為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遊云

編修羅公願

羅公願字從善浙江青田人父世昌為處州路教授洪武四年公願應州辟舉以書經試詮曹擢編修轉工部都水主事

編修王釐

王釐江西鄱陽人洪武初以明經授本庠教諭徵為編修預修元史每承顧問旨嘗患頭風上賜以所御藥酒飲之遂愈後知南陽府所著有

英雜言諸集

編修桑慎

桑慎字仲脩世居常州遷嘉興洪武初擢編修改監察御史賢能廉直孝親睦姻苦行力學通於古人諍廷則有折檻之風諫友則有面折之直以行部海南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八議罪謫瓊安置未嘗怨怒凡動止合禮瓊志稱之

編修董琰

董琰字子莊江西樂安人洪武間為編修遷國子司業廖道南曰予考國史乃得朱孟辨趙堧者以修元

史徵吳昇周孟東以賢良徵桑慎陳晟以儒士徵俱
為編修晟自撰族譜與孟辨孟東俱見宋濂文集而
其行義之詳弗可攷也孔子曰予猶史之闕文也於
乎豈史之闕文爾矣乎贊曰蔣敬謙慎蔡玄敦約王
釐遭際朱右弘博下迨羅周董朱為儔趙壘吳昇孟
東清修桑慎陳晟後光輝映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殿閣詞林記卷之八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殿閣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
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
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
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是月辛酉覆命耆儒鮑恂余
詮張長年為文華殿大學士皆辭不拜既而全思誠
始拜命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酉

仁宗昭皇帝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命太子少傅楊榮

兼之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
東閣凡六大學士至今因之而文華殿則不常設左
右春坊亦時設大學士云

親擢

洪武之末翰林不及十數人壬午六月

成祖即位首詔吏部及本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
授職聞待詔解縉名擢居近侍召對喜其奇傑敢言
益見信用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
顧問一日以萬幾叢陛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

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論議政事同列不得
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奇在翰林克修史官亦
有譽望親擢為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
知縣胡儼為檢討尋陞縉為侍讀胡靖為侍講編修
楊子榮為修撰而改子榮名榮繼又陞淮為編修九
月遂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召七人者諭以委任腹心
至意俾入處其中專典密務雖學士王景輩不得與
焉明日賜織金羅衣各一襲時幾務孔殷每旦奏事
退內閣之臣造辰前進呈文字尚機密承顧問率漏
下十數刻始退十一月陞縉為侍讀學士靖淮儼皆

侍讀祭士奇幼孜皆侍講復靖名庶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縉及士奇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
人者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順不懈
皆賜五品公服二年正月七人皆賜二品金織
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三月冊立儲宮進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奉議大夫准為左春坊左庶子廣為右春坊右
庶子皆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儼為左春坊左諭德仍
兼侍讀祭為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士奇以本官
兼左春坊左中允幼孜以本官兼右春坊右中允各

賜袍笏九月儼出為國子祭酒四年縉坐事去廣遂
進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五年二月准進
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仍兼右春坊大
學士士奇進左春坊左諭德幼孜進右春坊右諭德
俱奉訓大夫仍兼侍講十二年准坐事去十四年四
月廣進文淵閣大學士祭幼孜進學士三人仍兼春
坊原職十五年二月士奇進學士仍兼春坊原職十
六年五月廣卒十八年閏正月命祭幼孜皆為文淵
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正月改士奇為左春坊大
學士終永樂之世內閣之臣不過五品而華蓋等殿

大學士亦不復設蓋雖不崇以守秩然皆出於親擢寄以天下大政諫行言聽得以登臺其磨沃是故

英宗復辟大學士李賢柄政復永樂之舊最修撰岳正每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大內廉知其名吏部尚書上劄亦薦之天順元年六月召見文華殿

上見遽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鄒縣人又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曰今用汝內閣參預幾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

至再乃出赴閣九月朔御文華殿召太常少卿兼

侍讀彭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汝是正統十三年狀

元邪對曰不才誤蒙寵渥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

扣頭者三又曰第二名是陳鑑第三名岳正呵對曰

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大馬之齒四十二

上曰正好用出外喫酒飯時叩首謝命赴文淵閣辦

事蓋前此未嘗無親擢者觀此倚毗宰輔禮重儒臣

之意可知矣咨詢必及其年者豈不以老成謀國必

有徽猷新進少年或至敗事歟用人慎始如此真可

為後世法

視事

殿閣大學士雖設自洪武中然同在內閣視事則自永樂初年始其坐次不敢正席者以車駕所嘗臨幸故也天順中大學士李賢疑與外衙門同將欲正席坐同列彭時不可乃止時常記其事曰文淵閣在午門之內迤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揭文淵閣三大字于閣門中間置紅櫃藏

歷朝訓錄副本前楹設堯東西餘四間後列書櫃兩前楹所李賢自吏部造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後欲設公座時曰不可聞宣德初年駕幸至此故

不設公座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內府也亦不宜南面正座李曰東邊會食處與各房却正座如何時曰此有牌扁故爲正彼皆無扁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拘此時曰東閣西面非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蓋殿閣皆至尊所御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以備顧問決無正坐理李語塞然意猶未已踰數日

上遣中官傳恭送孔子并四配像一龕置於中間又

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副來懸於龍後壁
上乃罷不設坐焉

幾務

內閣參預幾務肇自

成祖然惟大學士暨學士而已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立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等輔導久積有年勞
乃命陞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俱兼
前職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起前
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黃淮為通政司通政使兼武
英殿大學士四人俱掌內制內閣帶三品官銜始此

九月加士奇少保仍兼前職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
大學士幼孜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至
三孤始此尊師重傅之禮至是極矣十一月士奇復
進少傅兼職如故洪熙元年正月淮進少保戶部尚
書士奇進兵部尚書幼孜進禮部尚書俱兼大學士
如故內閣帶尚書官銜亦始此是年閏七月

宣宗既嗣位罷弘文館命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與
士奇等同視事宣德元年三月陞行在禮部右侍郎
張瑄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九月淮致仕二年
二月陞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本部尚書兼謹身

殿大學士瑛亦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二人者
儲宮舊僚也自是每朝必晉陟侍從謂之從龍恩
云然山與瑛皆不願人望山直內閣無何被疎斥即
致仕去久之瑛亦陞南京禮部尚書六年十二月初
致卒九年八月溥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九月瑛起
復入見憫其已老留爲尚書兼大學士

英宗在東宮天資明厲尚冲年委裘未及出閣講學
故無推恩者正統元年七月瑛卒三年四月士奇暨
榮俱進少師兼職如故溥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內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五年七月榮卒九年三月

士奇卒十一年二月溥卒於是老成盡矣是時侍講
學士陳循進戶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侍
讀苗衷侍講高毅修撰馬愉曹鼎以經筵日講官皆
進侍講學士與循同視事未幾鼎進吏部左侍郎衷
進兵部左侍郎俱兼侍講學士愉進禮部右侍郎毅
進工部右侍郎俱兼侍讀學士愉尋卒十四年八月
鼎扈從北征沒於土木之難景泰以郕王監國擢修
撰商輅彭時入閣辦事及即位藩府舊僚推恩止侍
郎不得廁內閣而循毅各進本部尚書兼學士輅時
皆進侍讀時以憂去又擢戶部右侍郎江淵兼學士

入閣叅預幾務尋又命禮部右侍郎俞綱綱在內閣
三月改南京禮部蓋 朝廷欲修永樂故事擢用諸
人然進退亦頗輕矣景泰元年二月衷進本部尚書
兼學士尋致仕九月輅進學士十一月以禮部左侍
郎王一寧國子監祭酒蕭鎡各兼學士俱入閣叅預
幾務尋加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穀少保兼東閣
大學士仍兼尚書如故四月命循穀俱兼太子太傅
陞淵一寧鎡俱太子太師輅兵部左侍郎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一寧尋卒十月命太子太保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文入閣辦事外官不由翰林得叅預幾

務者始此初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
以語高穀會有中旨增內閣員陳循舉蕭鎡禎穀遂
舉文奏上果用文人皆駭譁四年二月命文爲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尚
書如故七年五月改循兼華蓋殿大學士穀文俱兼
謹身殿大學士鎡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正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
有貞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有貞始名理由侍講陞
任以迎復功故有是命是日陞太常寺卿許彬爲禮
部左侍郎兼學士與有貞同視事明日陞有貞爲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 詔罪謀立襄藩者王文伏法陳
 循江淵謫戍蕭鎡商輅發為民蓋事關社稷有所不
 得已故也又明日陞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右侍郎
 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又數日殺致仕三月命吏部
 右侍郎李賢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有貞為奉天翊
 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
 東閣大學士尋改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曰
 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 御府大內非人
 臣所可掌矧非軍功冒進封爵固占知其不終矣尋
 進賢為本部尚書兼官如故五月彬瑄轉左侍郎仍

兼原職六月命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呂原繼命修
 撰岳正俱入閣叅預幾務有貞坐事左遷賢為吏
 部左侍郎瑄遂致仕去瑄制行純慈遂於理學其去
 也蓋見幾而作云七月有貞革爵遠竄彬坐黜復賢
 官視事如故永樂中胡儼自內閣出不復再入再入
 自賢始也正尋坐事去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
 彭時復入閣叅預幾務十二月時進兼學士改原為
 侍讀學士二年五月原進學士六年七月加賢太子
 少保八月原以憂去十一月卒七年二月陞詹事府
 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正

統八年正月

憲宗嗣位三月復正原職不預幾務加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文吏部左侍郎時吏部右侍郎仍兼原職十月時進兵部尚書成化元年三月文進禮部尚書二年十二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參預幾務是年賢以憂去奪情起視事尋卒三年三月復商輅原職視事如故八月文時供加太子少保仍前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定之進工部左侍郎兼學士四年四月文卒十月輅進本部尚書定之轉禮部左侍郎俱兼職如故七年六月定

之卒十一年正月時進少保三月卒四月輅進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六月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十三年二月進兼謹身殿大學士十四年輅致仕去加少保終成化之世又有劉珣萬安劉吉尹直彭華弘治中則徐溥丘濬劉健李東陽謝遷正德中則焦芳劉宇曹元王鏊劉忠楊廷和梁儲費宏靳貴楊一清蔣冕毛紀若芳與宇元由逆瑾進者也其末也惟廷和惟儲惟冕惟紀預聞嘉靖初政焉以近事尚在人耳目不復悉記夫內閣密勿之地寄以幾務即虞書所謂股肱說命所謂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也始雖以待儒

彥而其後則元老鉅寮爲天下具瞻者乃得與焉百
餘年來政治樞要實在於此舊制雖不設丞相而世
以宰相稱之嗟呼用非其人固足以覆餗然或不見
親且信焉雖有真儒安所宣其效哉

擬旨

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各皆臣下代言中書
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設中書
省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
門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
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今古而

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
天語尚溫也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
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
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
兼詹事蹇義夏原吉於凡中外章奏許用小票墨書
貼各䟽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
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
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
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委政中官王振一至於
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

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權綱內閣條旨多
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厯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
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
當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
爲調謂調和之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聽
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可也

密疏

內閣密務有難颺言敷奏者永樂許密封進呈謂之
密疏已亥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學士楊榮密疏進言
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寔切時病但汝爲腹心臣
若遽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言官言之於
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蓋榮所爲奏留中真
則受其意也洪熙初改元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馬畜蕃盛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多請令朝
覲官領之少蘇民力大學士楊士奇獨密奏謂朝廷
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非貴賢賤畜
之意明日面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諭曰內批豈真忘念卿孤立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按察使陳智所言者命士竒據几草勅止之已領者准洪武中官負乘例不責坐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二十二年十一月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手勅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御綵幣一雙鈔一千貫

卿其領之夫事幾不密則害成今日所以委曲為之處者如此而又寵以旌賞真可謂一德一心矣其後內閣言事循此例類用題奏揭帖不宜聞於外云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十事上陳英宗嘉納詔皆從之頒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噐清錦衣衛囚止各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詔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悚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

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聖明亦不以爲忤也蓋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颺言
敷奏者不同必利害係國家安危而後言之又與爭
一事之得失陳一時之利害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
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
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
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黜
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
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誡甚至
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
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事於表襮而天下自
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
先朝委任楊李真可以爲萬世法

會議

宣德以前每有政事與群臣面議正統十年始命內
閣官與各衙門會議遂爲例徐有貞曰景泰四年十
月詔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臣弼暨百執
事之官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
上特用之有貞立碑爲記近例凡厥時政有大事當
會議者該部奏請會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

右春坊司經局及國子監皆預

繕寫

永樂時內閣進學者二十八人皆面稽而身教之王英王直德器才學尤為儕輩所推首擢為修撰以皆慎密可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幾密章疏永樂末累擢至講讀學士蓋嘗試以為大用之地云至宣德時復增左春坊大學士曾榮俾入直未幾榮卒二王亦出理部事繕寫章疏之任遂廢

書辦

大明會典云凡內閣所掌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及題奏揭帖等項一應幾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皆制勅房書辦文官誥勅及番譯勅旨并四夷來文揭帖兵部紀功勘合底簿等項皆誥勅房書辦合用中書舍人等官於本院或各該衙門帶俸遇有陞遷仍舊供職其有堪別用者亦從吏部推舉

閣禁

祖宗規制嚴密內閣之禁凡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今內閣門額尚懸嚴旨葉盛日記有云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陞機

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
貞間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
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于人甚而方面官見
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膝之言
伐言之筆不待莫出 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蓋
指景泰中之用事者故云然

參見

凡本院官入見內閣必先使孔目通姓名而後見初
授官謝 恩後入見例留飯可齋雜記云時官修撰
謝恩後借同年陳緝熙岳季方詣閣下見曹陳苗高

西先生遂留早餐酒飯隨光祿寺所供不增設諸先
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蓋以僚友
待之也其後內閣官尊或有座主門生之分遂令六
品以下揖於階下五品及詹事府官送迎如僚友禮
陛朝見朝辭及冬正旦行禮後不暇易服往見焉非
公事不復至或議朝政質問可否使孔目請入乃入
外官入見亦以公事會典所載凡各衙門領勅官員
俱赴內閣會有勅書方赴鴻臚寺報名辭朝領勅其
他則國子監官送書課提督四夷館送番譯文字之
類具有定規云

弘文

洪武三年四月庚辰置弘文館設學士一員及校書郎等官九年閏九月定官制遂罷之居是職者劉基詹同羅復仁胡鑑也

仁宗即位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蓋法國初遺意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命本院學士楊溥掌之與侍講王進時承顧問討論經籍又擢編修楊敬給事中何澄俾預焉又起用檢討陳繼凡在閣者五人

駕嘗臨幸講論經史不倦洪熙元年閏七月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儲闈可之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正德初建議者謂宜倣弘文閣故事特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賢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起用陳繼之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畧去威嚴從容詢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矣此亦祖宗君臣同遊之漸未必無補惜論建未及付之空言而已

東閣

正統丁卯詔選本院官之有譽望者入東閣讀中秘書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等凡十人且特命之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不倦蓋儲之以待大用也厥後多為名臣嘉靖丁亥五月朔日食臣道南進陳洪範九疇疏以徵時政仰荷

御劄云翰林官中有才識忠行者日輪二員入直東閣凡經書史鑑有關

君德者日錄所聞以贊朕不逮於是大學士楊一清奏講大學衍義

上特命顧鼎臣講洪範臣道南講無逸臣於終篇引呂祖謙論曰天之生萬物也健而不息以成悠久之功君之生萬民也勤而無逸以成惇大之治故人君之德在乎法天而已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進講無逸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周公是書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詈莫不具載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監戒仰惟

皇上敬天愛民懋學勤政揭無逸豳風于殿亭以
紹帝王之心法軫耕夫織女之勤苦以昭

聖祖之徽猷雖商之三宗周之三后有不能企及焉
者矣尤願剛健純粹孚乾運之不息含宏光大廣
天德之好生明作有功而百司庶府咸貞其度曲成
不遺而兆民庶物各得其所中庸曰故至誠無息不
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臣愚端有望于今日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